

# 我和苏步青先生的一段诗翰情缘

胡炳生

苏步青（1902-2003）先生，中国当代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与先生无缘得见，是一大遗憾。但是我却与先生有过5年的诗翰交往，至今保存有先生七封亲笔书信和其他文字、条幅，然亦大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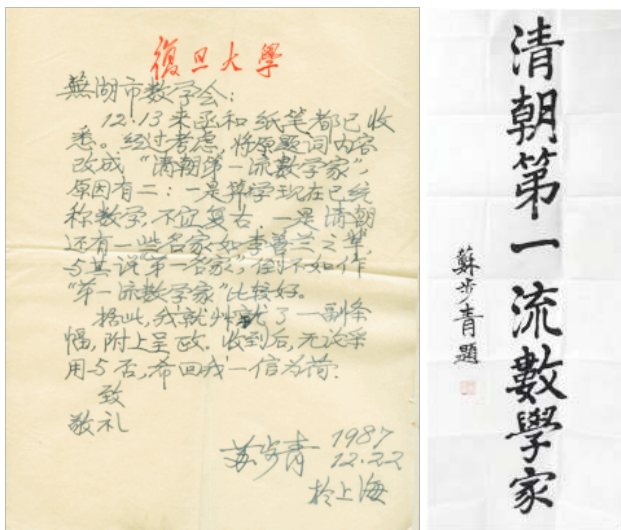
苏步青先生七封亲笔书信图影

2012年10月，在全国第二届数学文化论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上，遇到《数学文化》主编汤涛博士，谈起此事，他觉得有必要把苏老谈文化、谈诗的文字公之于众，这是一件有价值也很有意思的事情。于是我检点旧存，将苏老寄我的所有书信、条幅以及其他文字手稿，收集在一起，整理和复印，并加以说明，与大家分享，好让数学界同仁以及其他文化教育界朋友了解苏老的文化观念以及他对数学与文化特别是与诗词等文学形式的看法。我想，这对于全面认识苏老，了解数学与文化的关系，数学与诗词的关系，不无帮助。因此，我愿意将这段我与苏翁的诗翰情缘和苏翁七封亲笔书信，首次展示于此。

我与苏老的交往，应从1985年全国第二次数学史年会说起。这次年会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我国数学界的学术会议。在会议快结束，讨论下

届年会开会地点时，我提出：下届年会可在安徽召开，同时纪念清代安徽著名数学家梅文鼎诞生355周年。大家表示认可，并将此建议写入会议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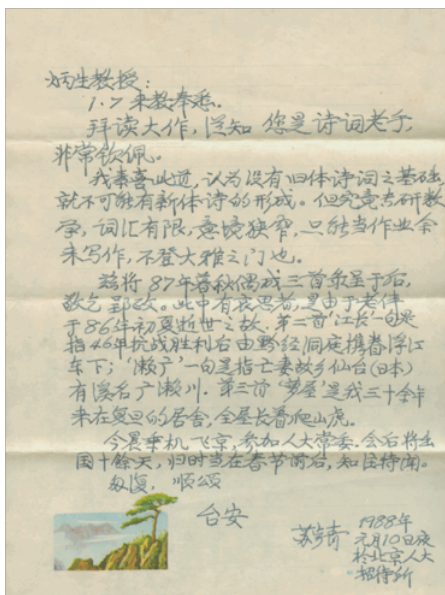
在筹备纪念梅文鼎会议过程中，宣城市政府决定要建立梅文鼎纪念馆，征集全国数学界和文化界专家、名人的书画文字，以光馆藏，并要我请苏步青教授为纪念馆书写条幅。因为我并不认识苏老，也从没有过交往，于是我就以芜湖市数学学会（是时我为该会秘书长）和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名义，于1987年12月13日致函请苏老为梅文鼎纪念馆题词，并试拟了几个文稿供他参考。很快，就收到苏老的回函，并对我们原拟订的题词文稿进行了改动，还说明了改动的原因。这不但体现了苏老的严谨，而且还表明他对清代数学史与梅文鼎本人有很好的了解。第一封信的原文及所题词如下：



我收信后及时复信表示感谢，并将苏老题词转交宣城市梅文鼎纪念馆。因为这是我以个人名义写的信，为了使苏老了解，我便加了一段话，说“我与先生有同好，除了数学以外还爱好古典诗词”，并将我的近作诗词稿选出数首，抄出附在信中寄出，请他指教。哪知，很快又得到苏老热情回信，并对我的诗词稿加以表扬，说我是“诗词老手”，

真愧不敢当。他还把他悼念亡故夫人的新作七律三首抄寄于我，我感到既兴奋又意外。这三首七律情意真切，清冷空幽，的为上乘佳作；这使我深切知道，苏老确为文理兼通的大家。

这封信是苏老赴京参加人大常委会期间于人大招待所写就。对我这样一个不认识的普通教师，他竟如此地真诚，如此地认真，给我及时回信。这更使我深深折服于苏老为人、为学的高尚品德，深厚的文化修养。这封信的原件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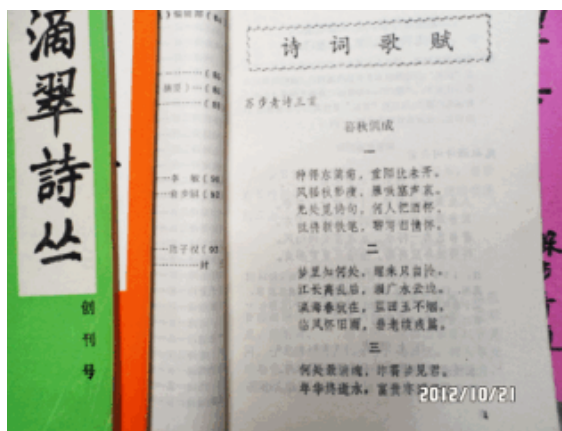


所附《暮秋偶成》七律三首如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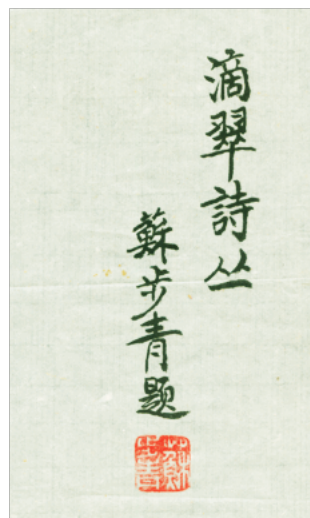


苏老这三首诗稿，后交芜湖诗词学会会刊《滴翠诗丛》编辑部，并在该刊上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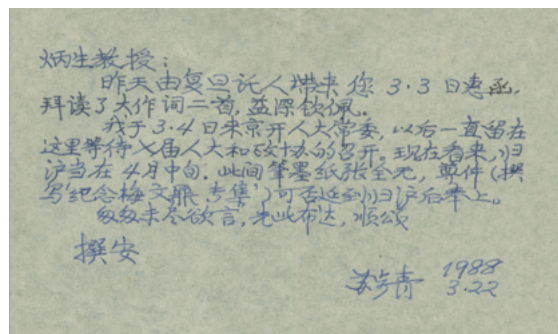
这里还要附带说明：该诗刊的刊名题词也是请苏老题写的，并一直用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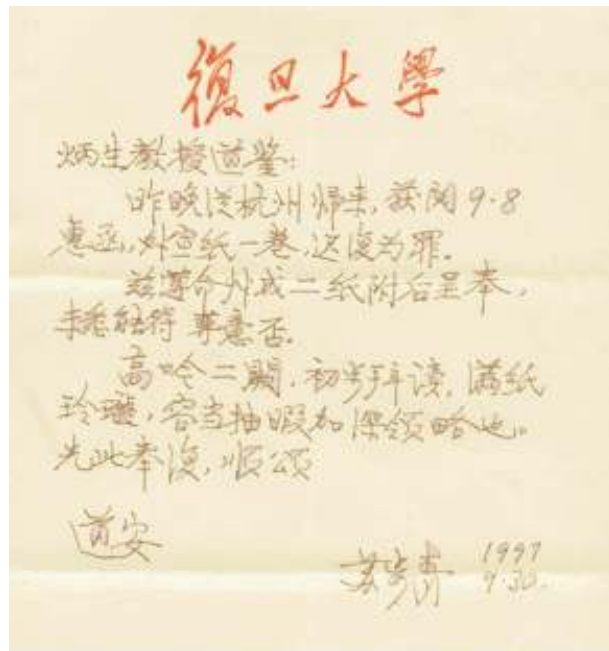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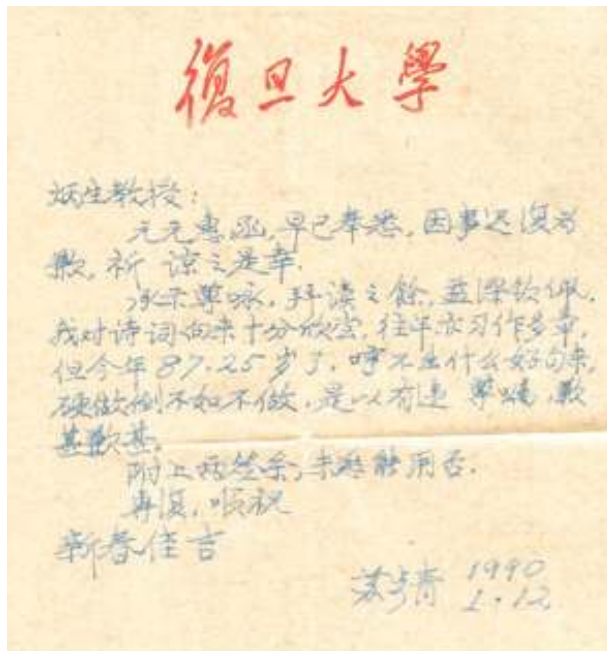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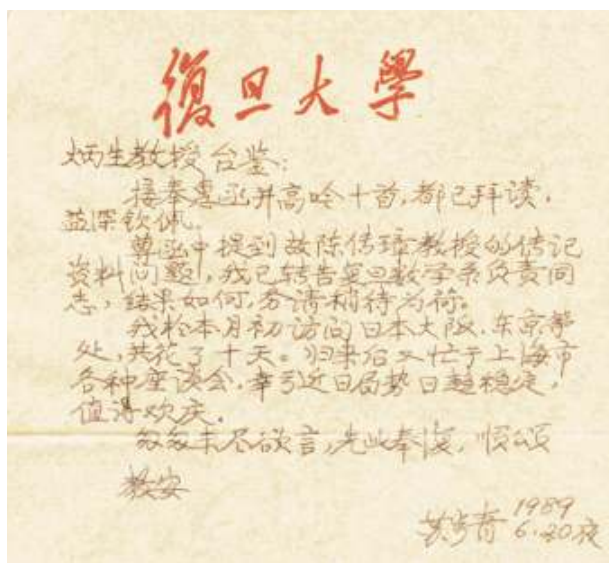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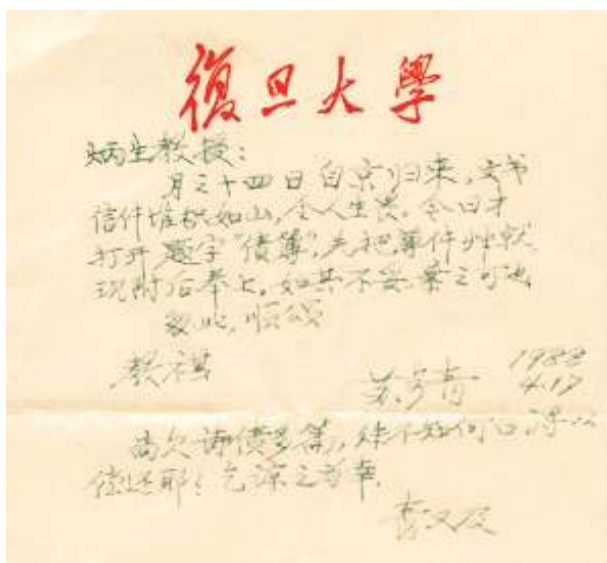


但是，苏老的第一幅题词没有写赠予单位（梅文鼎纪念馆）和题写时间（年、月），送到宣城后，文化局领导说这很遗憾，能否请苏老重写一幅，补上这个遗憾？为此，我又将此意写信给苏老，请他考虑，能否重新再写一幅，注明赠予单位和题写时间。同时。我又附上我写的关于宣城敬亭山的两首词。



哪知，此时苏老已到北京开会，信是复旦大学转送到北京交给他的。他怕我着急，就在北京会议期间抽空复信。说明情况：北京没有纸笔，条幅书写要等回上海再写。多么认真，多么令人感动！





苏老在北京开完会回上海后，即在百忙中，将梅文鼎条幅先行写就，其上补写了抬头和落款的时间寄给了我，并谦虚地说“如其不可，弃之可也”。其实，苏老书法端庄华丽，楷书兼有隶书风格，别具神韵，称得上书法中的上品。现在这幅题词，成了宣城梅文鼎纪念馆的珍藏。我拿这幅题词到宣城去换回了那幅题词。现在，第二幅题词成了梅文鼎纪念馆的珍藏品，而苏老前幅题词，就被我收藏起来了。

至此以后，我已经把苏老不仅作为我景仰的数学家和老师，而且已经把他老人家看作是我的诗友了。我每次写信时，总想把近期所作的诗词附上几首，请他指正。

1989年，我正在研究安徽科技史，给安徽近代数学家写小传。其中复旦大学陈传璋教授是安徽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他刚去世不久，但是我对他的了解很少。我曾经给复旦大学数学系办公室去信询问，但没有得到回音。于是我给苏老去信请他给数学系联系，把陈传璋教授逝世时的讣告和悼词寄给我，以便写他的小传。随信把我近期所写的词选出十首，打印成一张A4纸，寄请他指正。

当时，苏老刚访问日本回国，正忙于各种会议。我的这点小事，本不值得他费神去做，但是他看了词作，饶有兴趣，还是及时为我向数学系负责人关照此事。之后不久，复



诗中有数，叙中有诗

旦大学数学系就寄来了有关陈传璋教授的讣告和悼词等有关材料。

1990年元旦，我给苏老寄去贺年问候，也把近期所写的几首诗词附录于信后，并请他将自己的诗作寄示两首给我拜读和用作诗刊发表（当时我兼诗刊《滴翠诗丛》副主编）。他在元月12日的回信中表示“我对诗词向来十分欣赏。往年亦习作多章。但今年87.25岁了，哼不出什么好句子来。硬是做倒不如不做”，并表示歉意。

这以后，考虑到苏老年高体弱，时因疾病住院，不敢再大胆地打搅他了，信渐稀少。直到1991年9月，临近苏老九十大寿寿期。我忍不住写了一首《西江月》词，为苏老贺寿。词曰：

国庆欣逢寿庆，畴人即是诗人。苏翁九秩又逢春，老树繁花似锦。科苑文坛共祝，新人新纪相迎。青青藤屋更多情，预期期颐喜讯。

词中所谓“畴人”，乃中国古代对数学天文学家的统称。所谓“藤屋”是指苏翁为青藤环绕的居所。

国庆期间，收到了苏翁9月30日所写的回信。他所写的两首诗作，我及时转给诗刊《滴翠诗丛》发表。

这以后，还希望能与苏翁诗文往来，得到他更多的指教。但是，等来等去，终究没有了回音。因此这也是我收到苏翁的最后一封信。后来据上海朋友说，此后，鉴于苏老身体原因，领导指示由秘书接管苏老的书信往来，不让他再为此烦神伤身。又过了几年，我到上海出差，想去复旦大学看望他老人家，朋友说，苏翁已经住进了医院修养，不接见外人了。可惜！这位文理兼通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诗人，我终究没有能见上一面。太遗憾了！

2003年初春，传来了102岁的苏翁辞世的消息，我不胜悲痛。痛惜天不惜英才！当天晚上我草就挽联和绝句一首，以表达这份从未谋面却刻骨铭心的悼念之情。挽联曰：



苏步青先生

学贯东西，享百年大寿  
胸涵文理，著千卷华章

悼诗曰：

学界难逢百岁翁，更难文理一炉融。  
惠书历历人何在，风范长存永忆中。

回顾以上这段我与苏步青先生五年的书翰交往，所得苏老七封亲笔信，实在是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经历。从苏老的书信中我得到了教益和鼓励，使我在文理并重的研学路上，走得轻松愉快，走得坚实从容。



作者简介：胡炳生，安徽师范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事高等数学教育五十多年，在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研究以及数学文化等方面出版和发表百余部（篇）专著和论文。业余爱好中国古典诗词，出版诗集两部，曾获我国首届华夏诗词奖二等奖。